

生活物语

人在树木间

王同举

老家乡下地处平原，土壤肥沃，雨水充沛，各种树木随处可见。

打记事起，村子里的树木就是我最喜欢的玩伴，我和小伙伴们经常在树林里嬉戏玩乐。

村后的小河边有一排柳树，春风一吹，柳树的枝丫间便抽出柔嫩的枝条，细长的柳条拖曳到河面上，在柔风的吹拂下不停地晃荡，把河水搅得涟漪四起。我们折下几条细长的柳枝，编成一个漂亮的花环，戴在头上满村子疯跑。等到槐树开满白花的时候，我们爬上粗壮的树干，倚在枝丫间听蝉鸣，看远处广袤的田野，看河水流向远方。更多的时候，我们会倚着树干躺下，看鸟儿从田野上空飞快地掠过，看天上的云朵不停地变幻模样。风从远处卷过来，又跌进禾田里，掀起层层绿浪，未亩的清香裹着泥土的芳香直往鼻子里钻。最令人期待的还是秋天，红彤彤的果实挂满枝头，我们仰着头，拿竹竿敲打树枝，香甜的果子就如雨点纷纷落下。冬日寒风肆虐，枯叶、断枝满地，我们捡拾树叶和枯枝，生起火堆烤红薯，一时间，村头村尾都飘满了烤红薯的清香。

村口有一棵老槐树，据说已有些年头了。农忙时，我常站在老槐树下等父母回家。有一次，地里的活特别多，我等了很久也不见父母归来，便靠着树干沉沉睡去。父亲发现了树下的我，赶紧放下手中的锄头，将我一把抱起。父亲的肩膀宽厚，脚步沉稳。我伏在父亲肩头，迷迷糊糊中，竟以为自己正坐在老槐树的枝丫上晃荡。那晚，风很凉，虫鸣稀疏，漫天清辉洒下，把老槐树的影子拉得好长好长。

乡下人的日常总是与树木密不可分。

柳树、榆树的枝条柔韧，容易折转成型。村里的巧匠们砍下这些枝条，编成筐篓，用来装粮食、盛杂物。樟树、苦楝树，木质坚硬，久晒不开裂，又耐泡水，是做犁、耙的好材料。等到杨树、槐树的树干长得老粗了，人们把它们锯成厚实的木板，做成屋梁或隔板。入冬后，人们把老树粗大的树根挖出来，搬回家去，用稻壳、竹叶引燃，一家人围着火堆取暖。

乡下人特别喜欢种树。修建院子时，总要在院子里种几棵树遮阴防晒。新打了一口水井，并旁定要种上一棵树，据说地下冒出来的水若傍了树，会特别清甜，养人。房前屋后种枣树、梨树，为的是给自家的孩子解馋。家里添了新生儿，等到孩子满月那天，长辈们会种下一棵树，以此寄望孩子能像树一样茁壮成长。若生的是女儿，种下的树就留给她出嫁时打嫁妆用。家中有老人离世，后人就在坟前栽一棵松柏以表哀思。

有些树因位置独特，成了村庄的天然路标。有人进村问路，村里人指路时总离不开这些树，“往前走，看见那棵歪脖子枣树，往右拐就是”“村口那棵大杨树对面，就是王婶家”。孩子去地头送饭，父母指定的地点往往与树有关：“送到垄头那棵大桑树下。”

树木是村庄的耳朵，能最先感知到时令和气候的变换，人们往往能从它的细微变化中琢磨出一些门道来。老人们常常根据树木的变化来筹划农事、估摸天时。柳树发芽时，就该播种春麦；槐树开花时，就该插秧；枣树结果时，就该收割小麦。有一年，村头的槐花开得出奇地早，村里老人就说：“今年夏天怕是要热得早。”热天果然来得比往年快了些。枣子结得特别多的那年，父亲早早就备下了柴火，把小院一角塞得满满的，那年的冬格外冷。

“树”字拆分作“木”与“对”，暗含人与树木相互守望之意。“树”字里藏着的竟是人与自然草木共生共长的天机。老人们常说：“树是村庄的根，没有树，村庄就没了灵魂。”寒来暑往，人们在树木的陪伴下悠悠地度过。秋尽冬临，总有些树木枯折或老去。不用担心，当春风再起，会有一批新苗从泥土中萌发，在阳光和雨水的滋养下日益茁壮，继续守护家乡的土地，守护在土地上努力生活的人们。

檐下絮语

归乡路

李冠宏

这话时眼睛盯着前面，不像在跟我说话。我那时还小，在后座坐不住，只觉得他念来念去就这一句。驶入服务区，有几处平整的地面，积下的薄水漾成一面浅镜，还有一整排起伏的峰林，全都妥帖地映在水里。实景在上，倒影在下，像把一片山河轻轻捧到了眼前。只是这好光景留不住，喝水的工夫又得赶路。

重新上路不久，绿底白字的路牌猝不及防撞进视野。直行往榜圩、巴马，右侧匝道标着X578，终点正是永州、旧城。我盯着那四个字怔了怔：居然这么近？从前翻山越岭的漫长路程，如今顺着高速一拐，就能扎进老家的烟火里。不是快，是近。好像一座山被拎起来，挪了地方。

驶出匝道，公路贴着山边蜿蜒。刚过收费站，云层裂了一道缝，光从缝隙里漏下来，斜斜照在旁边的山顶上，像有人在天上开了一扇窗。父亲望着前面“永州”两个字，说：“亲切吧？”我正举着手机拍那片光，没顾上接话。他又问了一遍，我还在和取景框较劲，哪

囔着围挡挡镜头，手机没拿稳，掉到垫子上去了。

再往深处走，田园的气息漫了过来。成片的水稻田铺在山坳里，刚抽穗的稻秆挺着鲜亮的青绿，风一吹就漾开一层一层的绿浪；稻田后面的玉米地已经染了熟意，下半截叶片泛出枯金色。田埂边疯长着黄荆和鬼针草，父亲以前说过，黄荆驱蚊，嫩苗能入菜。如今看着它们在风里摇，便觉得十分亲切。

忽然想起一件事。小学时写作文，题目是“未来的家乡”。我从小在江门长大，满脑子高楼飞船，回家问父亲。他说：“你就写‘希望高速公路能通到老家门口。’”我照写了，老师在班上念了我的作文，说我小小年纪懂得关心家乡建设。我听着心里发虚。

后来才知道，那时候的路下雨就翻浆，车轮陷进去，人要下来推。车在坡上打横，一家人先下车走过去。路滑得厉害，父亲走在最后面。

如今砂石变水泥，水泥变沥青。路一段



《繁花如故》永哥 摄

夏夜童谣

魏咏柏

赤足碾过田埂漫开的浅凉

青禾扫过脚踝，痒酥酥的，阳光碎裂在背上

折一截细柳，吹不成调子的声响

风捎着那调子，翻过矮矮的土墙

蜻蜓点过波光粼粼的池塘

追踪彼此的影子，跌进一大片草木芬芳

白日的嬉闹，藏进暮色的绵长

晚风鼓满衣衫，吹凉额头的微汗

萤火提着微光，流进夏夜悠长

仰起头，点数忽明忽暗的星星

童谣轻哼，是大地均匀的呼吸

如今我依然在走向远方

只是兜里，装满了那个夏夜的清凉

“排球之乡”载誉神州

——《图说台山排球100年》阅后感

的赛场风采与雄厚实力。

史料佐证百年积淀 排球底蕴源远流长

台山排球底蕴深厚、声名远播，在中国排坛素有“无台不成排”的美誉，全国多数省市级排球队中皆有台山籍运动员的身影，周总理更是盛赞“全国排球平台山”。长久以来，台山凭借浓厚的排球氛围与扎实的群众基础，被《人民日报》等主流媒体冠以“排球之乡”的美誉，这份盛名名副其实、有据可依。

画册以图文互证的方式，翔实梳理了台山排球源远流长的发展历史，留存了诸多珍贵史料。1909年创刊的“中国第一家侨刊”《新宁杂志》，在1917年便记载了台山下坪学校、谭氏学校开展排球表演活动的盛况，是台山早期排球运动发展的有力佐证。1918年刊印的《台山城谭氏学校实录》，记录了该校学生饭后在台城通济河畔开展排球活动的日常，印证谭氏学校学子是台山最早参与排球运动的群体之一。1919年，台山斗山浮石村成立国内首个农民排球组织——华利磨学会（“华利磨”为排球英文音译），该旧址如今仍是斗山排球协会驻地，见证了台山排球运动从校园走向乡村的普及历程。

同时，画册收录了大量权威媒体的珍贵刊载资料：1975年《人民画报》刊发的4张台山“排球之乡”群众排球活动照片、1965年《广东画报》记录的冲蒌公社乡村排球活动实景等，皆是稀缺珍贵的地方体育史料，具备极高的文献留存与研究价值。

各界聚力珍藏史料 同心传情令人动容

这本画册的顺利编撰问世，离不开台山社会各界人士、摄影爱好者的鼎力支持与无私奉献。海量珍贵历史影像的征集与收录，是全书成书的核心关键，每一张照片的背后，都是台山人对排球文化的珍视与传承。

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台山民间排球队的赛后合影、台山城区正式排球赛事的举办实景、台南体育会斩获“余程万杯”赛事冠军的高光时刻，到1930年多名台山籍球员入

季风吹笔

晒谷

梁荣

晒谷坪是寨子里最开阔的土地，平整得像一面巨大的铜镜，每到夏日，映出漫天金黄的霞光。

双抢时节一到，这面铜镜就成了全村争抢的地盘。母亲总在后半夜起身，披着打满补丁的蓝布衫，摸黑走向晒谷坪。月光下，她用竹竿和谷耙圈出一块方正空地，搬来石块压住四角，如同在大地上郑重按下一枚印章。

天刚蒙蒙亮，我便是这块领地的守护者。朝阳攀上东边山头，我蹲在方框里，目送母亲的身影消失在田埂尽头。晨风带着露水凉意，我把竹竿立在一旁，像个小哨兵，守着这片尚未铺撒稻谷的空地。寨里孩童陆续赶来，各自看护自家地界。起初大家认真翻动谷粒，金黄谷子在谷耙下簌簌滚动，像在哼唱歌谣。

孩童的耐心终究敌不过夏日蝉鸣。不知谁先放下谷耙，晒谷坪边角便摆起过家家的炊具。我们拿碎瓦片当碗，摘南瓜叶做菜，未摊开的谷堆是捉迷藏最好的掩体。踢毽子、跳绳子，晒谷坪处处飘荡着我们清脆的笑声。

这时肥硕的鸡鸭伺机前来偷食。它们迈着方步，假装漫不经心靠近谷堆，脖颈一伸一缩，谷粒便吞进喉咙。最张扬的是大红公鸡，啄食尽兴还咯咯啼叫，分明不打自招。我们立刻蜂拥上前围堵，绑住它的脚，蒙上它的眼睛转圈。松绑后的公鸡似醉汉般摇摇晃晃，许久才扑腾着翅膀仓皇逃开。我们笑得前仰后合，早忘了谷子被啄食的事。

晒谷最怕骤然变天。头顶炎炎烈日，远处山头忽然暗沉，乌云如泼洒的墨汁席卷而来。大人们还在田里，我们慌忙拿起工具收拢稻谷。铲子清理不到的地方用耙子搂，来不及的就直接用手捧，谷芒刺得手掌生疼，谁也无暇顾及。好不容易堆起谷堆准备盖塑料布，乌云又倏然散去，骄阳重现，笑看着我们这群灰头土脸、虚惊一场的孩子。

母亲常说，稻谷淋雨再暴晒容易发芽，发了芽的谷子磨不出好米，一年辛劳便付诸东流。那时家境清贫，入冬米缸常常见底，芋头为主食，红薯当零嘴。因此晒谷时我都格外上心，鸡鸭偷吃谷粒，都像直接抢走碗里的饭食。我持竿守在谷堆边，驱赶飞鸟家禽，母亲总笑我，活像守着珍宝的小地主。

如今回想，晒谷的时光是孩童时最鲜亮的记忆：暖阳、金谷、孩童的欢笑，还有那只耷头转向的大公鸡。

昔日晒谷坪早已改成篮球场，再也没有人在此摊晒稻谷。每到盛夏，我总会想起母亲深夜占地的背影，想起仓促收拢又重新铺开的谷粒，想起风云突变时我们手忙脚乱的模样。

生活日渐富足，我们不必再为几粒稻谷锱铢必较。当年守着谷堆的赤诚，对收成发自内心的敬畏，早已深深烙印心底。偶尔晾晒衣物，看见阳光将水珠蒸成薄雾，我常会恍惚回到晒谷坪。原来人这一生，总在晾晒些什么：母亲晾晒的，是汗水换来的稻谷；而我晾晒的，是那段一去不返、熠熠生辉的旧时光。

文明健康 有你有我

放心夹菜 共享美味

A WORRY-FREE DINING EXPERIENCE TO
ENJOY FINE FOODS

请为健康加一双公筷

STAYING HEALTHY BY USING A PAIR OF
SERVING CHOPSTICKS



中共江门市委宣传部
江 门 市 文 明 办